

張元濟編著

中華民族的人格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782.11  
306=2  
3

中  
華  
民  
族  
的  
人  
格

張元濟編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3 0661 7695 3

▲ 215946





## 編書的本意

孔聖人說：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生以成仁。」孟夫子說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」這幾句話，都是造成我中華民族的人格的名言。

我們良心上覺得應該做的，照着去做，這便是仁。爲什麼又會有求生害仁的人呢？爲的是見了富貴，去營求牠；處在貧賤，去避免牠；遇着威武，去服從牠；看得自己的身體越重，人們本來的良心，就不免漸漸地消亡。貪贓枉法，也不妨；犯上作亂，也不妨；甚至於通敵賣國，也可以掩住自己的良心做起來。只要搶得到富貴，免得掉貧賤，倘然再有些外來的威武，加在他身上，那更什麼都可以不管了。

有了這等人，傳染開去，不知不覺受他的引誘，這個民族，必定要墮落，在世界上是不容存在的啊！

我們古來的聖賢，都有很好的格言，指導我們。在書本上，也有不少的英雄，可以做我們的模範。

我現在舉出這十幾位，並不是什麼演義彈詞裏妝點出來的，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裏。他們的境遇不同，地位不同，舉動也不同，但是都能夠表現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。有的

是爲英雄，有的是爲殉難，有的身爲報國，有的身爲復仇，歸根結果，都做到殺身成仁，匹夫

子說是大丈夫，壯聖人說是志士仁人，一個個都毫無愧色。

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，可見得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，是很高尚的。只要謹守着我們先民的榜樣，保全着我們固有的精神，我中華民族，不怕沒有復興的一日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

作者自白

## 讀者須知

一、本書的材料，從左傳探來的兩篇，戰國策裏一篇，史記裏五篇。

二、原書上所載的事實，有很嚴重的，也有很難了解的，在這些地方，間或酌量刪去，但是只有刪節，沒有改動。

三、各書上原來的文字，多是很高古的，爲便利讀者起見，一律翻做了白話。

四、翻白話時，很注意原來的意思，使牠兩面可以對得起來。上層排的是原文，下層是翻的白話，上下對看，學生們可以藉這通俗文，貫通到古代的美文。

五、原文有難於明白的，仍舊附入本書的原注，有時也將原注翻做白話，或參加私人的意見，附注在譯文的後面。

# 目錄

- |   |      |    |      |
|---|------|----|------|
| 一 | 公孫杵臼 | 程嬰 | 節錄史記 |
| 二 | 伍尙   |    | 節錄左傳 |
| 三 | 子路   |    | 節錄左傳 |
| 四 | 豫讓   |    | 節錄左傳 |
| 五 | 孟政   | 孟集 | 節錄左傳 |
| 六 | 荆軻   | 田光 | 節錄史記 |
| 七 | 田橫   | 二客 | 節錄史記 |
| 八 | 黃高   |    | 節錄史記 |

# 中華民族的人格

## 一 公孫杵臼 程嬰

經史記、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四百九十年間之事

晉景公時而趙盾卒。趙盾爲宣孟。子朔嗣。……

晉國君景公繼位之後，大臣趙盾亡故。國君給他身後的一個美名，稱做宣孟。他兒子名朔，承襲了他的職位。

晉、是春秋時代的國名，他的國都，在現今山西晉太原、曲沃等縣地方。趙盾、是晉國的大臣，晉君靈公很忌他。後來靈公被殺，叔父成公來接了位，不久又死了。景公是成公的兒子。靈是人死後另換一個名號，表明他生前的美德。

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。

趙朔的夫人，娶的是前君成公的阿姊。

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。

晉國有個權臣，官拜大夫，姓屠岸，名賈，常常想要誅滅趙氏。



(南)



韓厥告趙朔，趙亡。朔不肯，曰：「子必不絕趙祀，朔死不恨。」韓厥許諾，稱疾不出。

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，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，皆滅其族。

趙朔妻成公姊，有遺腹，走公宮匿。趙朔客曰公孫杵臼，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：「胡不死？」程嬰曰：「朔之

原罪，是靈公的寵臣和趙盾不對。靈公被殺，是他的主張，所以要用他爲難。

晉國的世家，趙氏之外，還有韓氏。那時韓氏在朝的是韓厥，他知道屠岸賈的奸謀，便去告知趙朔，勸他逃往他方。趙朔不以爲然，對韓厥道：「我相信你一定能使我趙氏的香火，不至斷絕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沒有什麼遺憾了！」韓厥一口擔承，回家後，就此託病，杜門不出。

屠岸賈十分專橫，並不稟明國君，逕自會同諸將，帶了兵隊，到下宮地方，攻打趙氏。趙氏抵禦不住，趙朔首先被害，還有趙同趙括趙嬰齊等輩，也一同殉了難。趙氏幾乎全家滅亡。

下宮，是地名，大約是趙氏住家的地方。史記考證說，趙同趙括不是在這時候死的，很象太史公筆下錯誤，但是我們引用史記，只能照着他說。

趙厥夫人，是前君成公的阿姊，懷孕在身，從家中逃難出來，躲到宮內。趙朔有個門客，姓公孫，名杵臼，他的同事程嬰，初趙朔更難交；出了事後，兩下見面，公孫杵臼問道：「這不是我們應該死的時候麼？還等待什麼！」程嬰道：「趙夫人有孕在身，他家還好，生的是男，我預備替他効力；若是女呢，我也不戀著這世界了！」沒有好

如有遺腹，若幸而男，吾奉之；卽女也，吾徐死耳！」居無何，而翽翽竟身生男。

屠岸賈聞之，索於宮中。夫人置兒膝中，祝曰：「趙宗滅乎？若號！卽不滅，若無聲！」及索兒，竟無聲。

已脫。程嬰謂公孫杵臼曰：「今一案不得，後必且復索之，奈何！」公孫杵臼曰：「立孤與死，孰難？」程嬰曰：「死易，立孤難耳！」

久，趙夫人果然生下一個男孩。

屠岸賈得信，就傳令要到國君宮內搜查。趙夫人手忙脚亂，急得將他的孩兒，藏在褲內，默默地禱祝道：「趙氏真要滅門，只得聽你哭罷了；若還不至於此，你就不要作聲！」後來搜查的人到來，居然十分安靜。

上層禱字，是禱字的古體，禱字又是禱字的俗寫。

這總算逃過了。程嬰覺得不妥，找着公孫杵臼和他商議道：「這一次搜查，幸而無事，倘若兩次三次，接連起來，如何是好！」公孫杵臼道：「撫孤成立，和舍生就義，兩件事，那一件比較難些？」程嬰道：「死是容易的；這孤兒要他成立，卻是很難！」公孫杵臼道：「宣孟公在日，待你很好，這件難的，請你擔承；我就揀那容易的做罷，我先告辭了。」

公孫杵曰：「趙氏先君遇子厚，子彊爲其難者；吾爲其易者，請先死！」

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，衣以文葆，匿山中。程嬰出，謬謂諸將軍曰：「嬰不肖，不能立趙孤；誰能與我千金，吾告趙氏孤處。」諸將皆喜，許之。

史記原注：「寗解，徐廣曰：

「小兒殺曰保。」

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曰。杵曰謬曰：「小人哉程嬰！昔下宮之難，

二人定下密計，先向別處覓到一個初生的嬰孩，公孫杵把他背在身上，外面罩上一條很華麗的小被，去躲在山裏。程嬰假裝着到屠岸賈的軍部去告密，見了諸將道：「我是不中用的人，不會替趙氏做那撫孤的事情；那個給我千金，我便將那小孩的住處奉告。」諸將聽了，個個都十分高興，立刻答應了他。

隨即點齊兵隊，就叫程嬰帶路，進入山口，曲曲折折，居然找着公孫杵曰。公孫杵曰一見，便假意大罵道：「程嬰啊！你真是個小人！當日趙氏遭難，你只顧自己逃生；後來和我商量，要保全趙氏的骨肉，

不能死，與我謀匿趙氏孤兒。今又賣我，縱不能立，而忍賣之乎？」抱兒呼曰：「天乎！天乎！趙氏孤兒何罪？請活之！」獨殺斧曰可也。」諸將不許，遂殺斧曰與孤兒。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，皆喜。

然趙氏真孤乃反在，程嬰卒與俱匿山中，居十五年。

晉景公疾，卜之，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。景公問韓厥。厥知趙孤在，

我也很相信你，想不到你竟拿我出賣；這小小的孩兒，就算不能扶助他，你也忍心賣他麼？」雙手抱着那嬰兒喊道：「皇天吓！皇天吓！可憐這剛出世的孩兒，有什麼罪孽？我情願替他；請諸位留他一條命罷！」再三哀求，諸將只當沒有聽見，一聲號令，老的幼的，同時舉命。諸將心中，都以爲趙家血脈，真個從此斷絕。收了兵隊，一路歡呼而去。

那知道趙氏真正的孤兒，還在人間，程嬰終究帶了他逃走，躲在深山之中，不知不覺，一直到他十五歲了。

晉國君景公忽然得了一場大病，派人去卜問得病的原由；卜出卦來，說是晉國有過大功業的亡人，不能釋意，在暗中作弄。景公信以爲真。恰好問到韓厥，他是知道趙氏孤兒的蹤跡，便說道：「晉國從前

乃曰：「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，其趙氏乎！」

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？韓厥具以實告。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，召而匿之宮中。

諸將入問疾；景公因韓厥之衆，以脅諸將而見趙孤，趙孤名曰武。諸將不得已，乃曰：「昔下宮之難，屠岸賈爲之，矯以君命，並命羣臣。非然，孰敢作難！微君之疾，羣臣固且請立趙後；今君有命，羣

有過大功業，現在沒有人祭享的，恐怕只有趙氏吧！」

古人迷信很深，有病就疑有鬼；卜，就是探問鬼的情形。筮，是指有鬼在暗中作弄。

景公問道：「趙氏還有後裔麼？」韓厥趁勢，將實在情形陳說一番；景公也覺得很對不起趙家，就和他定計，將那孤兒立爲趙氏之後，私下找他回來，養在宮內。

有一天，諸將要進宮問病；景公得信，暗中叫韓厥埋伏下許多人；諸將到來，景公仗着韓厥的聲勢，鎮壓着諸將；一面叫趙氏孤兒出來，宣布他的名字是武，是趙氏遺下真正的孤兒。諸將無可奈何，只得同聲啓奏道：「以前下宮之事，都是屠岸賈一人所做的；他假傳君命，強迫着衆臣依從。要不是他，那個敢闖這大禍？是國君沒有因病卜出的卦象，臣等本來也要請替趙氏立後；國君既然吩咐，臣等無不遵從。」

臣之願也。」

於是召趙武程嬰，循拜諸將，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，滅其族；復與趙武田邑如故。

及趙武冠，爲成人，程嬰乃辭諸大夫，謂趙武曰：「昔下宮之難，皆能死，我非不能死，我思立趙氏之後。今趙武既立，爲成人，復故位，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。」趙武啼泣，頓首，固請曰：「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，而子忍去我死

景公聽罷，就喚趙武程嬰過來，見過諸將，一一行禮。當下派他二人，隨同諸將，帶了兵隊，前去屠岸賈家，將他擊下，合門處死。同時將以前充了公的趙氏受封的田邑，發還給趙武；一切恢復原狀。

過了幾年，趙武已經及歲，舉行冠禮。事畢，程嬰立起來，和趙氏衆家臣作別；又對趙武說道：「以前奸臣作亂，國困下宮，我們主公殉了難，同事死的也很多，我那時不是貪生，不過要想保存趙氏的一脈。現在趙武奉了國君之命，立爲趙氏之後，年紀已經長成，又復了原來的職位，我要到地下報與宣孟公和故人公孫杵臼知道。」趙武聞言大哭，跑在地上磕頭，再三求他道：「我趙武預備盡我一身的精力，有一日，報答你一日，你怎忍拋撇了我去尋死呢？」程嬰道：「我不能奉命了！公孫先生把你交付於我，他信得過我，必能成功，很放心的先我而死；現在我不去報知他，他一定疑心我這事做不成，如何對得起他呢？」正在難分難解之際，猝不及防，他竟拔刀自殺，一箇英魂，渺渺茫茫，和公孫杵臼相見去了。

乎？」程嬰曰：「不可！彼以我爲能成事，故先我死；今我不報，是以我事爲不成。」遂自殺。

古代男子到了二十歲，要舉行加冠之禮，表示已經成立，與童子不同。

## 批評

趙朔死後，屠岸賈的權勢，越發浩大，若沒有他二人，趙氏的遺腹子，一定是不能保全的。

就是他二人盡心竭力，去保護這孩子，屠岸賈老奸巨猾，無論怎樣的躲避，總逃不出他的手掌，結果也是同歸於盡。單單找一個小孩做替身，去獻給他，他那裏會相信，拿自己的性命去陪他，做得十分像，或者可以瞞得過；但是他二人雖是先死，這又是一個問題。

程嬰說，「死易立孤難。」立孤固然是很難，但是死之一字，也談何容易。

公孫杵臼當時假借趙盾子去死，這等壯烈的舉動，豈是尋常人所能做到的呢？

程嬰擔任立孤，後來趙武成立，這件難事，總算成功；可以對得住趙氏父子，也可以對得住公孫杵臼了。然而這是尋常人的思想，不是英雄的自命。

程嬰臨死，誰是要到地下去報他的仇？主和老友；這不過是一種託詞；其實是表明朋友沒有絲毫取巧的遺囑。  
公孫杵臼的死，是死於忠；程嬰的死，是死於信。



## 二 伍尙

節錄左傳（昭公二十年）

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四百三十三年間之事

費無極言於楚子曰：  
「楚與伍奢將以方城之  
外叛。」……

王聽伍奢。……

無極曰：「奢之子材，  
若在吳，必憂楚國；盍  
以免其父召之？彼仁，  
必察。不然，將爲  
患。」王使人召之曰：

楚國的奸臣費無極，一天對他國王說道：「太子和伍奢謀反，不久要在方城之外舉事了。」

楚，是春秋時代的國名，他的國都，在現今湖北省江陵縣地方；國君受封的是子爵。

那時國君是平王，他的太子名建，他用伍奢做太傅，費無極做少傅，去教導太子。伍奢爲人，很正派，忠於太子；費無極卻和他相反，常常要說太子的壞話。

國王聽了他的話，就把伍奢拘禁起來。

費無極還不肯罷休，又向國王說道：「伍奢的兩個孩兒，都很能幹，倘然到了吳國去，我們一定不得安寧；莫若趁此機會，藉釋放他父親的罪爲名，叫他回來。他們心地很好，必定肯聽的。若不是這樣辦，免不掉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大害。」楚王聽罷，就派人傳知伍氏兩兒道：「快快回來！我赦免你父親的罪！」

「來！吾免而父！」

棠君倚謂其弟員曰：

「衡適吳，我將歸死。

吾知不遠；我能死，爾

能報。聞免父之命，不

可以莫之奔也。親戚爲

戮不可以莫之報也。奔

死免父，孝也；度功而

行，仁也；擇任而往，

知也；知死不避，勇

也。父不可奔，名不可

廢。爾其勉之！相從爲

意！」

吳，也是春秋時代的國名，在現今江蘇安徽兩省境內；接連楚國。

那時伍奢的長子伍尚，正做着棠邑大夫，接見了來使，便去勸他兄弟伍員道：「你快到吳國去，我情願回去一死。我的聰明，趕不上你；我去送命，你來報仇。國王既然說子能回朝，父可免罪；我們怎麼可以不去？全家骨肉，平白地被人殺害；我們怎麼可以不報？做人有幾種美德：第一是孝，第二是仁，第三是知，第四是勇。什麼是孝？折卻性命去保着老父的安全，這便是；什麼是仁？估量着有成效的去做，這便是；什麼是知？挑選着擔當得起的直前不辭，這便是；什麼是勇？明曉得沒有生路的也不退縮，這便是。倘然我們一同逃避，豈不是將老父遺棄？這是不可以的；倘然我們一同回去送死，豈不是將伍氏的聲名，從此消滅？這也是不可以的。你前程遠大，好好努力！比較大家同歸於盡，好得多了！」

棠，是楚國的地名，在現今江蘇省六合縣；當時和吳國很近。伍員就是伍子胥，後來逃往吳國，走到昭關，幾乎被追兵趕上，幸遇漁父渡他過江，才得脫身；在路上苦澆，他又吹斷乞食。到了吳國，吳王闔閭接位之後，很重用他；他力勸吳王興兵伐楚，打得楚國一敗塗地，報了他的父兄之仇。

伍尚歸。杏聞，不來，曰：「楚君大夫，其肝食乎！」楚人皆殺之。

左傳原注：將有吳憂，不得與食。

伍尚說罷，和他兄弟分手，回到楚國。伍奢在監牢裏，聽見他的第二個兒子沒有回來，歎息道：「楚國的君王和他的臣下，恐怕有一天飯都吃不下了！」不久，父子二人，同時被楚王殺害。

### 批評

史記伍子胥傳云，不來說楚國的使者到來，伍子胥勸他哥哥一同逃走，不要回去，但是伍尚不肯贊成。我以爲他有兩層意思。

第一層，他知道他回去他父子都不能活的；但是不回去，楚王可以反過來說：「是你們不回來，我所以殺他的。」豈不是得了不孝之名？孝字是人生的美德，他所以一定要保存着。

第二層，他知道自己的能力，不及子胥，所以將報仇的責任，加在他弟弟身上。自己一死，更可以激成子胥報仇的志願。

伍子胥後來果然藉了吳國兵力，報了父兄之仇。據此看來，伍尚爲人，對他的父親伍奢子道，對他的弟伍員盡兄道；他的人格，可算得圓滿無缺。

### 三 子路

簡敘左傳(哀公十五年)

此為民國紀元前二千三百九十一年間之事

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，生漈。

衛國的大臣孔圉，他的夫人，是太子蒯聵的阿姊，生了一子，取名曰漈。

孔氏之賢，澹良夫，：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園，昏，二人蒙衣而乘，：如孔氏，遂入適伯姬氏。

漈，是春秋時國名，他的國都，在現今河南省滑縣淇縣地方。孔氏的家僮澹良夫，一天引着太子到孔氏的外花園住下，到了掌燈時候，他二人穿了婦人的衣服，坐着小車，混進孔家去，一直到了孔老夫人伯姬的內室。

伯姬，就是衛太子的阿姊；孔懼的母親。那時太子逃亡在外，他的兒子名漈，正做衛國國的君主，號稱出公。太子率領他阿姊，要回衛國君位，故由外方私下回來；其中漈，就是澹良夫。

既食，孔伯姬杖戈而先，太子與五人介，與

吃過晚飯後，這位孔老夫人手執長戈，首先領導，太子和他隨從的，一共五位，都穿上盔甲，推着小車，裝了一口豬，在後面跟着走。

繼從之。

左傳原注：介，被甲。輿，

車，欲以盟。

迫孔惺於廁。強盟之，遂翹以登臺。

左傳原注：召氏專政；故

孔惺，欲令運軌。

樂寧：聞亂。使告季子。召蕞駕乘車，奉衛侯輒來奔。

左傳原注：季子，子時也，

爲孔氏邑宰。召蕞，衛上

大夫。

季子將入；遇子羔將出。曰：「門已閉矣！」季子曰：「吾姑至焉。」

古人誓盟立誓，要用牲口的血；太子對於孔惺，有許多要挾，所以帶着一口豬，預備豬血之用。

到處尋孔惺不着，後來在茅廁裏撞見，抓了出來，勒逼他一切允許，兩方定下了約文；隨即押着他上了一座高臺。

那時孔惺執掌衛國朝政，所以太子和孔惺的母親要先逼他允從。

孔氏的總管樂寧，聽到有亂事，就派人去通知子路。當時有位召大夫，知道不妙，預備好車子，即刻帶了蕞君出公，逃到魯國。

季子就是子時，姓仲，名由，是孔門的弟子；那時正在魯國，做著孔惺受封的都邑的地方官。

子路接着樂寧的報告，登時動身，趕到衛國都城去；正在路上，遇着他的同學子羔，剛從城裏逃難出來，子羔喊道：「城門已經關閉，不要去了！」子路道：「我到那裏再看。」子羔道：「手下沒有政權，

子羔曰：「弗及，不踐其難。」季子曰：「食焉，不避其難。」

左傳不踐其難句下原注：言

政不及已，可不須踐其難。

不避其難句下原注：謂食

孔氏說。

子崇遂出。子路入，及門，公孫敢門焉。曰：「無入爲也！」季子曰：「是公孫！求利焉而逃其難。由不然；利其祿必救其患。」

左傳公孫敢門焉句下原注：

守門。

有使者出，乃入曰：

### 三 子路

何必冒這大險。」子路道：「食人之祿，遇着危急，應該替他擔當。」  
子羔，姓高，名崇，也是孔門的弟子。

二人說罷各自分路而行。子路走到城邊，守門將官一員，正是公孫敢；一見子路，出來攔住道：「不要再進去了！」子路道：「你是公孫將軍啊！平時受人的好處，禍事一到，便自躲開。我仲由不是這樣的人；我得他的俸祿，一定要救他的危難。」

正說話間，城門開了，有一位使者出來，子路乘機進去，趕到臺前，

「太子焉用孔懼！雖殺之，必或繼之。」且曰：「太子無勇；若燔臺半，必舍孔叔。」

左傳必或繼之句下原注：言

已必繼孔懼發難，攻太子。

太子聞之，懼，下石乞孟癩，敵子路；以戈擊之，斷纒。子路曰：「君子死，冠不免。」結纒而死。

左傳原注：不使冠在地。

孔子聞衛亂，曰：「柴也其來，由也死矣！」

### 批評

望着太子說道：「請太子不必扣留孔懼！就是太子殺了他，也還有人跟着要起來的。」說罷，等了一會，又說道：「我聞得太子很膽怯；倘然在臺下放火，燒到一半，一定會將孔叔放將下來。」

子路言下的意，就是孔懼發難，他自己也是要追蹤孔懼，攻擊太子。

太子聞言，着實害怕，當下派了兩員勇將，一是石乞，一是孟癩，走下臺來，和子路對仗。兩人都使得一手很好的平頭戟，左右夾攻，竟把子路的帽纒砍斷。子路道：「君子身可殺，冠不可落地。」隨手將帽纒挽上，力戰而亡。

那時孔子住在魯國，聞得衛邦內亂，太息說道：「柴呢！恐怕會回來！由呢！一定要殉難了！」

傳太子俞，偷襲的國，要搶奪君位，事蹟很不光明正大；子路是很剛直的人，如何能看得過。

「對其賊必救其暴」這句話，是佛人一定的道理。子路正食孔悝之祿，孔悝受太子的信迫，無法脫身，子路所以要

救他。

子羔勸他，公孫敖又阻他，他都不聽，這正是他的見義勇為。

結綬而死，何等從容不迫！



## 四 豫讓

傳記

此為民國紀元前二千三百六十四年至二千三百三十六年間之事

豫讓者，晉人也，故嘗事范中行氏，而無所知名；去而專智伯，智伯甚尊寵之。

史記原注：秦國曰：秦左

傳，范氏，謂昭子吉射也。

中行氏，中文子荀實也。

自荀林父將中行後，因以官

為氏。

及智伯伐趙襄子，趙襄子與韓魏合謀，滅智

豫讓，他出身是在晉國，起初做過范中行家的家臣，默默無聲，不久，離開了，轉到智伯家裏去，擔任些職務，智伯倒很器重他，優待他。

范中行氏，都是晉國的世家；智氏和中行氏，本來是同族，都姓荀。

後來智伯和趙國主襄子不對，起兵去攻打他，襄子抵不住，暗中和韓國魏國連合起來，定下計策，竟把智家滅掉；同時將他所有的土城彼

伯，滅智伯之後，而三分其地。

史記原注：晉書曰：晉書

伯，襄子荀孫也。襄子，林

父弟荀首之後。 說智伯亦

荀襄子，非趙襄子也。

趙襄子最怨智伯，漆其頭以爲飲器。

史記原注：晉書曰：劉云酒

器也，每宴會設之，示恨深

也。

豫讓逃山中，曰：「嗟乎！士爲知己者死，女爲說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，我必爲報讎而死，以報智伯，則吾魂魄不

此瓜分了。

趙、韓、魏都是晉國的世家，後來逐漸強大，吞滅了晉國，自己稱爲諸侯。但此時晉國還在，這三家也還沒有立在諸侯的地位，不過在晉國中，儼然像三個小國罷了。

趙襄子因爲智伯欺侮他太狠了，心中懷恨不忘，還擊了智伯的頭殼，加上漆，做他的酒器。

那時豫讓逃了出來，躲在深山之中，嘆息說道：「男子漢爲什麼要盡忠？就爲着有人賞識他；婦人家爲什麼要裝飾？就爲着有人喜歡他。智伯是很曉得我的，我一定要替他報仇，拚着我的命來報答他。我死了，我的靈魂也對得起我自己。」

愧矣。」

「魯國策女爲屍已著聲聞下，

鮑彪註：備其容色。

乃變名姓爲刑人，入宮，塗廁。中挾匕首，欲以刺襄子。

襄子如廁，心動；孰問塗廁之刑人，則豫讓。內持刀兵，曰：「欲爲智伯報仇」。

左右欲誅之。襄子曰：「彼義人也，吾謹避之耳！且智伯亡，無後，而其臣欲爲報仇，此天下之賢人也！」卒釋去之。

從此就換了名，改了姓，扮做一個罪犯，到趙家，替他粉刷茅廁。身上藏着小刺刀，預備撞見襄子，即便動手。

有一天，襄子要上茅廁，忽然心上覺得不好，就把那做粉刷匠罪犯，拿來審問，才知道他是豫讓。搜他的身上，藏着兇器，說是要替智伯報仇。

一班隨從的人，聲勢洶洶，就要殺他。襄子急忙止住道：「做不得！他是個義人！我小心些，躲過他就是了。」智伯全家死難，沒有留下一個人，他的舊臣，還想出來替他報仇，這可算得是個世界上豪傑了！」終究放走了他。

居頃之。豫讓又漆身爲厲，吞炭爲啞，使形狀不可知；行乞於市，其妻不識也。

史記原注：秦國曰：凡津有

津，近之多思善道，若癩病

然。厲難聲相近，古多假

一厲爲厲。

行見其友，其友讓之，曰：「汝非豫讓耶？」曰：「我是也！」其友爲泣，曰：「以子之才，委質而臣事襄子，襄子必近幸子，近幸子，乃爲所欲，顧不見邪？何必殘身苦形，欲

過了幾時，豫讓又換了一個方法，拿漆來塗在身上，扮作長着疥瘡的模樣，還恐怕聲音被人聽出來，又吃上許多的炭，將嗓子變啞了，婦人辨別不出；他在街上要飯，他的妻子還見他，居然沒有招呼。

走了一程，遇着他一個朋友，那人仔細一看，問道：「你不是豫讓麼？」他答道：「是的呀！」那朋友對他哭，勸他道：「像你這般人才，到襄子那裏去投効，他必然肯重用你，留你在左右使喚，到那時候，你要怎麼便怎麼，不是更容易麼？爲什麼要毀壞自己的身體，踐踏自己的顏面，要想來結果了襄子，這不是很難的麼？」

委質的質，讀去聲，和質字一樣的解釋。卑幼見長上時，應呈上進見的禮物；臣下初次見君，也是如此。

以求報妻子，不亦難

乎？」

史記原注：秦曰：欲請

因得殺太子。厥，辰也。

邪，不究之辭。或不若邪？

害其易也。

豫讓曰：「既已委質臣事人，而求殺之，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。且吾所爲者極難耳！然所以爲此，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。」

史記原注：秦曰：吾寧殺

虜則自利，不可求事妻子而

行殺，則欲傷人臣之義而近

豫讓這「一途斷乎做不得，既然做了他的屬下，替他辦事，又要想去害他的性命，這明明是拏兩條心來對待自己的長上了。我也知道我的做法，是很不容易的！爲什麼我又要這樣做呢？我就是要教世界上的人和後來的人，知道做了人的屬下，拏兩條心來對待他的長上，是件最可羞恥的事情。」

賊。非思也。

既去。頃之，襄子當出，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。襄子至橋，馬驚。襄子曰：「此必是豫讓也。」使人問之，果豫讓也。

於是要子乃殺豫讓曰：「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？智伯盡滅之，而子不爲報讎，而反委質臣於智伯。智伯亦已死矣，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？」

豫讓曰：「臣事范中行氏，范中行氏皆衆人遇

彼此走散了。過了幾時，豫讓打聽得襄子要出門，經過某一道橋；他去躲在那橋底下。襄子正要過橋，他的馬嚇得跳起來。襄子勒住了馬，道：「這一定又是豫讓了！」叫人去問，果然不差。

襄子喚他過來，責問道：「你從前不是做過范中行的家臣麼？智伯滅了范中行氏，你沒有出來替他報仇，反而投身到智伯家去。現在智伯也已經死了，你爲什麼單單替他報仇，這樣沒有完結呢？」

豫讓道：「我在范中行家，不論什麼事，都當我是個尋常的人，我所以也用尋常的人的身分，去報答他。到智伯那裏，那就不同了，當我

我，我故衆人報之。至於智伯，國士遇我，我故國士報之。」

襄子喟然嘆息而泣，曰：「嗟乎！子之爲智伯，名旣成矣；而寡人赦子，亦已足矣。子其自爲計！寡人不復釋子！」使兵圍之。

豫讓曰：「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，而忠臣有死名之義。前君已寬赦臣，天下莫不稱君之賢。今日之事，臣固伏誅；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，以致報讎之意，

是一國的志士，我所以也用一國的志士的身分，去報答他。」

襄子聽罷，着實嘆了幾口氣，還流了幾滴眼淚，道：「唉，豫先生！你的待智伯，已經得到很好的名譽了；我饒放你，也很夠了。你自己好好的打算！我不能再放你了！」當下叫跟隨着的兵丁，圍圍把他圍住。

豫讓道：「世人有兩句話說：『明主看見別人的好處，總不願埋沒他的；忠臣仗着他的義氣，爲了名節，就是死也不辭的。』上次閣下赦我的罪，大家都稱贊閣下的寬宏。我一犯再犯，我也知道罪無可逃；但是我有一樁心事，要求閣下一件衣服，來砍一下，盡盡我報仇的遺愿，我也死而無怨了！這種癡心妄想，我不過姑且說罷了。」

則雖死不恨，非所敢望也。敢布腹心。」

於是襄子大義之，乃使使持衣與豫讓。豫讓拔劍，三躍而擊之，曰：「吾可以下報智伯矣！」遂伏劍自殺。

死之日，趙國志士聞之，皆為涕泣。

## 批評

豫讓在我國歷史上，是以報仇而最著名的一個人。

第一次他扮作罪人，到茅圃裏去做工，受辱也不怕，受苦也不怕；第二天更深刻了，爲避免染人的耳目，身上塗了漆，又吃了許多炭，腫脹到不像個人，可以見得他志氣的堅決！

趙襄子是他的仇人，第一次放他走，第二次又對他哭；豫讓的激烈，讓能夠感動了。

四 豫讓

襄子聽了這話，心中十分佩服，吩咐隨從的人，取一件衣服交給讓。他接過去，拔出身上帶着的劍，跳了三跳，把那衣服砍做幾段；大聲喊道：「這遭我可以到地下回復智伯了！」說完；就把自己勒死。

他死那一天，趙國有些志氣的人，聽到這件事，都爲他淌了不少同情的眼淚。



最可以信服的，是預險的朋友勸他去殺身殉氏，相模行事，他堅決的拒絕，寧可舍身就難；更可以顯出他的正直的結

## 五 聶政

錄史記 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三百零八年間之事

聶政者，軹深井里人也。殺人避仇，與母姊如齊，以屠爲事，久之。

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，與韓相俠累有郤。嚴仲子恐誅，亡去，游，求人可以報俠累者。

史記原注：秦烈曰：聶政殺俠累，在列侯三年；列侯生文侯，文侯生哀侯，凡更三

豫讓死後四十幾年，有一個鼎鼎大名的聶政，他出身是在軹縣的深井里。他在本鄉殺了人，怕仇家報復，遠遠的躲避，侍奉了他的娘，帶了他阿姊，到齊國去，做個屠戶營生，過了好些日子。

軹、縣名，在現今河南省濮陽縣境內。

有個嚴仲子，是濮陽人氏，他在韓國主哀侯手下，做個親貴的官，但是他和他首相俠累很不對。他怕自己的生命有些危險，逃走出去，到各國游歷，要找一個人能夠去掉俠累的，來替他出口氣。

韓、是戰國時代的國名。濮陽、是衛國的都城，在現今河北省濮陽縣。嚴仲子、文侯、是戰國時代的國名。俠累，名悅。

代。今言仲子亦哀侯，豈非其寶。

至齊。齊人或言聶政，勇敢士也，避仇，隱於屠者之間。

嚴仲子至門請，殺反，然後具酒，自暢聶政母前。酒酣，嚴仲子奉黃金百鎰，前爲聶政母壽。

史記原注：具酒自暢卮下，

莊臣曰：宋戰國策作卮，近爲得也。

聶政驚怪其厚，固謝嚴仲子。嚴仲子固進；而聶政謝曰：「臣幸有老

到了齊國，有人保舉聶政於他，說這人很有膽量，現在躲避着他的仇家，做個屠戶，在大夥裏藏身。

嚴仲子就登門拜謁，要請他燕會，好幾次，都沒有到，後來備了酒筵，送到聶家，並且請了聶老夫人出來，開懷暢飲。嚴仲子又送上黃金一百鎰，說是孝敬老夫人的。

聶政見了這般重禮，大爲詫異，再三推辭，嚴仲子一定要他收下，聶政又謝了，說道：「我託你的福，上有老娘，家道艱難，到處飄泊，到了此地，做這殺狗的買賣，每天得些小錢，也可以備辦些好的食

母，家貧容游，以爲狗屠。可以旦夕得甘食以養親。親供養備，不敢嘗仲子之賜。」

嚴仲子辟人，因爲聶政言曰：「臣有仇，而行游諸侯衆矣。然至齊，竊聞足下義甚高，故進百金者，將用爲夫人靈柩之費；得以交足下之驥，豈敢以有求望耶？」

聶政曰：「臣所以降志辱身，居市井屠者，徒幸以養老母。老母在，殲身未敢以許人也。」

品，供奉我的娘。我老娘這些吃的還不至於缺乏；足下厚意，只好心領。」

嚴仲子拉他到沒有人的所在，對他說道：「我有個仇人，所以逃出本國；到的國度，也很多。來到齊邦，得聞大名，仰慕足下的人格，區區薄禮，不過想替太夫人略辦些粗肴淡飯；我和你做個好朋友，那裏敢要求你什麼呢？」

聶政道：「我低頭丟臉，在這種嘈雜的地方，操這樣卑微的職業，只不過希冀着養活我的娘。我娘活着，我不能將我的身體答應人，爲他出力。」

嚴仲子固讓，聶政竟不肯受也。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。

久之，聶政母死。既已葬，除服，聶政曰：「嗟乎！政乃市井之人，鼓刀以屠。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，不遠千里，枉車騎而交臣；臣之所以待之，至淺鮮矣，未有大功可以稱者，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；我雖不受，然是者徒深知政也。夫賢者以感忿匪眦之意，而親信窮僻之人；而政獨

嚴仲子還再三客氣，聶政終究沒有收他的。後來嚴仲子到底和聶政做了朋友，很盡他的禮貌，辭別回家。

又過了好些日子，聶老夫人亡故。聶政辦完喪事，滿三年，脫了孝，追想着，說道：「唉！我不過是個大街小巷中無名的小卒，終日擎着刀，宰殺些牲口。那嚴仲子是個大國的一位尊官，勞他的駕，跑上千里路，來結交於我；我並沒有什麼應酬他，對他更說不出有什麼功勞。他倒拿了百錠黃金，來孝敬我的娘；我雖然沒有收下來，我曉得他是很看得起我的。他和別人瞪過眼，結下了冤仇，跑到這窮鄉僻壤，來親近我，信託我；我聶政就能夠一聲不響拉倒了麼？從前他屬意於我，我捨不得娘；現在娘去世了，我沒有什麼思念，我聶政要出來替我的知己幹些事了。」

安得嘿然而已乎！且前日要政，政徒以老母；老母今以天年終，政將爲知己者用。」

乃遂西至濮陽，見嚴仲子，曰：「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，徒以親在；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？請得從事焉！」

嚴仲子具告曰：「臣之仇韓相，累；侯累又韓君之季父也。宗族盛多，居處兵衛甚設；臣欲使人刺之，衆終莫能就。今足下幸而不棄；

他就離了齊國，往西走，到了濮陽，去見嚴仲子，劈頭問道：「從前我沒有答應你的事，因爲我的娘在；可恨我福薄，我的娘撒手去了。嚴先生！你所要報的仇，究竟是什麼人？我來替你辦。」

嚴仲子很詳細的告訴他道：「我的仇人，是韓國當今的首相，他又是國主的叔父。家裏的人很多，身邊還有許多衛兵保護着；我想差人去行刺他，好幾次，沒有能得手。承你的好意，幫我的忙；讓我多預備些隨從的車馬，再招些有力氣的好漢，來做你的幫手。」

請查其車騎壯士，可爲足下輔翼者。」

聶政曰：「韓之與衛，相去中間不甚遠。今殺人之相，相又國君之親，此其勢不可以多人。多人不能無生得失，生得失則語泄，語泄，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難，豈不殆哉？」

勢國策不能無生得失句下注：謂相可否。

遂謝車騎人徒，聶政乃辭，獨行，仗劍至韓。韓相俠累方坐府上，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。聶

政搖手道：「從衛國這裏到韓國，中間相隔沒有多遠。要去殺他們的首相，那首相又是他們國主的近支宗親，怎麼可以打草驚蛇？去的人多，各有各的意見，你說是，他說非，你說壞，他說好，這麼一來，定要把消息漏出去。一傳二，二傳三，大家曉得了，韓國全國的人，都起來和你爲難，這不是很危險麼？」

衛國都城，在現今河北省濮陽縣。韓國都城是陽翟，在現今河南省禹縣。

聶政說罷，便向嚴仲子告別，單身上道。不用車馬，也不帶人，自己擎着一把劍，奔到韓國，望着相府行來。

却巧俠累坐在堂上；聶政一看，有不少的衛隊，擎着軍器，站立兩旁，好不威武。聶政挺身而前，走上臺階，趕到俠累面前，將他殺

敢直入，上階，刺殺俠

果。

左右大亂。聶政大呼，所擊殺者數十人；因自皮面，決眼，自屠出勝，遂以死。

史記原注：聶隱曰：皮面，

謂以刀刺其面皮，欲令人不

識。決眼，謂出其眼睛。

韓取聶政屍暴於市，購聞，莫知誰子。於是韓購縣之，有能言殺相俠果者，予千金。久之，莫知也。

政姊榮，聞人有刺殺韓相者，賊不得圖，不知

死。

登時在旁的人慌張萬狀，不知所爲。聶政大喊，又殺死幾十個人；當下劃破了自己的臉皮，不夠，又挖出自己的眼珠子，還不夠，又將自己開膛破腹，肚腸都流了出來，就此畢命。

韓國將他的屍首，擺在最熱鬧的街心，出了錢，招人承認，往來的羣衆，都指不出他是什麼人。後來加重賞格，說有人能夠報告這刺客的姓名，有千金之賞。等了許久，依然沒有消息。

那聶家的榮姐忽然得着新聞，說韓國首相被人刺死，那刺客不知道來自何方，也不知道姓甚名誰，擺屍市上，正挂着千金的賞格。她心裏



其名姓，暴其屍而縣之千金。乃於邑曰：「其是吾弟與？嗟乎！嚴仲子！知吾弟！」

史記乃於邑曰句下原注：素

也。曰：劉氏云，頗寬慈者

立起如韓之市，而死若果政也。伏屍哭，極哀，曰：「是軹深井里所謂孟政者也。」

市行者諸衆人皆曰：「此人暴虐吾國相，王縣購其名姓千金，夫人不閉與！何敢來識之也！」

十分難過，說道：「這莫非是我的弟弟吧！唉！嚴仲子，你真是識得我的弟弟！」

立刻動身，來到韓國，趕上市場一看，果然不差。她撲倒在地，撫屍大哭，十分悽慘，當着衆人叫道：「這死者就是軹縣深井里的人大衆稱他爲孟政的啊！」

路上很多的行人，都駐足觀看，說道：「這人害了我國的首相，國王要查他的姓名，出了千金的賞格，夫人難道沒有聽見麼？你怎敢隨便來認他！」

榮應之曰：「聞之。然政所以棄好辱，自棄於市販之間者，爲老母幸無恙，妾未嫁也。親旣以天年下世，妾已嫁夫。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，澤厚矣，可奈何？士固爲知己者死，今乃以妾尙在之故，重自刑以絕從，妾其奈何畏破身之誅，終滅賢弟之名？」

史記重自刑以絕從句下原注：案解曰：徐廣曰，恐其

婦從坐而死。

大驚韓市人，乃大呼天

五 潘政

榮姐答道：「我早聽見了。我政弟從前把自己辱沒在市場中，和這班買賣人廝混，只是爲着老娘，希冀她可以安穩度日，我呢！也還沒有人家。現在娘已經去世，我也出嫁了。嚴仲子來到這醜陋的場所，撞舉他，和他做朋友，這般恩意，有什麼法子推辭？男子漢對他的知己，舍身圖報，是應該的。他因爲我還活着，怕連累到我，盡量把自己傷殘，死得這般苦楚，我怎忍爲保全我自己的性命，埋沒我這好弟的聲名？」

旁人聽她這番話，都感動到極點，那女子忽然大叫天呀！天呀！天

五五

君三，卒於邑悲哀而死  
敗之旁。

晉楚齊衛聞之，皆曰：

「非獨政能也；乃其姊  
亦烈女也！」

呀！隨聲倒下，緊靠着她已死的弟弟，痛極而亡。

這消息傳到晉國楚國齊國衛國去，沒有一個人不稱贊道：「不但政是個人物；就是他姊姊，亦不是個尋常的女子！」

## 批評

弄政這人，纏繞起來，有幾件美德：

他屢次擊弱，他受種種的委屈，都是爲着老嫗；他阿姊亦是這麼做；這是他的孝。

他過的日子是很艱難的，雖仲子送他大批的黃金，他始終不肯受；這是他的廉。

他着終仲子去謀殺齊相，不要別人幫助，單身上道，不動聲色，手到成功；這是他的神勇。

雖仲子是富貴的人，他是貧賤的人，仲子一片至誠，去和他結交，他中心感激，就着仲子去拚命報仇；古語道，「士爲知己者死，」的是英雄本色！

他死得十分慘酷，無非想不要連累阿姊，他阿姊也拚着性命，來表揚他的英名；一門兩段，無怪各國的人，都要真聲實歎。

## 六 荆軻

魯國策

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四十三年至二千一百三十八年間之事

燕太子丹質於秦，亡歸。見秦且滅六國，兵已臨易水，恐其禍至。

燕國的太子丹被留在秦國作爲抵押，私自逃回。眼見秦國日強，韓魏趙三國，固然十分危險，就是齊楚兩大國，也都站不住，本國雖則相離最遠，但是秦兵一到易水之上，那就大禍臨頭，無法挽救了。

戰國時代的燕國，在現今河北省的北部。秦國，在現今陝西省。易水，在現今河北省易縣，是燕國的界河。當時兩國相交，立下盟約，弱國因爲強國不能相信，將本國

重要的人，送去作爲抵押，這叫做質。

太子丹患之，謂其太傅鞠武曰：「燕秦不兩立，願太傅幸而圖之！」武對曰：「秦地遼天下，威脅韓魏趙

太子丹很着急，去請教他的太傅鞠武道：「我們和秦國結下深仇，彼此不久總要決裂，請太傅替我籌畫個辦法！」鞠武道：「秦國版圖很大，到處都有牠的屬地，現在正逼迫着韓魏趙三家，易水以北的情勢，看來還不很要緊。何必因爲受了些閒氣，就去打動這條毒龍呢？」太子道：「照太傅這樣說，怎麼辦呢？」太傅道：「太子請

氏，則易水以北，未有  
所定也。奈何以見陵之  
怨，欲批其逆鱗哉？」  
太子曰：「然則何由？」  
太傅曰：「請入！圖  
之！」

戰國策鮑彪原注：鮑可殺而  
騎也，然陛下有逆鱗徑尺，  
人有嬰之，則必殺人。又  
請入圖之句下原注：請太子  
入宮，已乃圖之。

居之，有間，樊將軍亡  
秦之燕，太子容之。太  
傅鞠武諫曰：「不可！  
夫秦王之暴，而積怨於  
燕，足爲寒心，又況聞

回！容我設法！」

見陵之怨，是說太子丹在秦國的時候，受的待遇很不好，所以懷怨在心。

過了些時候，秦國的樊於期將軍，得罪了秦王，逃到燕國，太子丹收  
留了他。鞠太傅聽見了，便去請見太子，勸道：「這秦斷使不得！秦  
王爲人，何等兇狠，又和我燕國結下冤仇，這已經很可怕的了，還當  
得起加上一層，聽見我收留他的逃將麼？這明明是一條餓虎，在路上  
行走，我丟塊肉去引牠，禍事到來，必不可救。就把齊國的管仲和晏

樊將軍之在乎？是以委肉當餓虎之際，禍必不振矣！雖有管晏，不能爲謀。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。請西約三晉，南連齊楚，北譖於單于，然後乃可圖也。」

燕國策當餓虎之誤句下，純  
燕原注：誤，徑也。

太子丹曰：「太傅之計，曠日彌久，心惛然，恐不能須臾。且非獨於此也，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，歸身於丹，丹終不迫於強秦，而棄

子兩位謀臣請來，也沒有辦法了！爲今之計，只有請太子趕緊把樊將軍送到匈奴，瞞過這件事。一面往西邀請韓魏趙三國，往南聯絡齊楚兩邦，最後派人到北方，與匈奴國主講和，這樣或者還有些希望。」

匈奴國在燕國之北，單于，是他國主的稱呼。

太子道：「太傅的高見不錯，但是一時辦不到，我神志不寧，恐怕等不及。不單是爲此，就是樊將軍，他窮無所歸，投奔於我，任是秦國怎麼兇，我總不忍把這可憐的朋友，送他到匈奴。這也許是我的命運快完了。太傅還有別的什麼方法，替我想想！」鞠武道：「我們國中有位田光先生，他聰明絕頂，而且包藏着很大的膽量，這個人可以和他商量。」太子道：「我很想見見這位田光先生，太傅能不能替我介

所哀憐之交，置之何  
處。是丹命固卒之時  
也。願太傅更慮之！」  
鞠武曰：「燕有田光先  
生者，其智深，其勇  
沈，可與之謀也。」太  
子曰：「願因太傅交於  
田先生可乎？」鞠武  
曰：「敬諾！」

戰國策恐不能須臾句下，他

處原注：言已憂慮督督，且

死，不可待。是丹命固卒

之時也句下原注：知禍且至

而爲之，自棄命止於此。

出見田光道：「太子  
曰：『願圖國專於先

紹！』太傅道：『自當遵命。』

太傅辭出，就去拜訪田光，一見之後，說明來意道：「太子說：『有國家大事，要和先生討論。』」田光道：「我願以至誠，聽你的吩咐。」

生！」田光曰：「敬奉教！」乃造焉。

太子跪而逢迎，却行爲道，跪而拂席。田先生坐定，左右無人，太子避席而請曰：「燕秦不兩立，願先生留意也！」田光曰：「臣聞騏驎盛壯之時，一日而馳千里；至其衰也，驚馬先之。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，不知吾精已消亡矣。雖然，光不敢以乏國事也，所善荆軻，可使也。」太子曰：「願因先生得交於荆

說罷，就去請見太子。

太子出門跪接，斜着身體，引進內堂，又跪下安好坐位。田先生坐下，左右退出，只贖了賓主二人。太子離開坐位，很誠懇地說道：「現下燕秦兩國，彼此不能並存，這件事，要請先生費些心。」田光道：「常言道，一匹好馬，在牠壯年的時候，一天可以跑上整千里的路；到牠老了，就是匹劣馬，牠也趕不上。太子只當我田光是匹壯馬，那裏曉得我是老而無用了。但是太子這般厚意，爲的又是國家大事，我田光不敢使太子失望，我有個至交，姓荆名軻，是個很可用的人。」太子道：「我很想結交這位荆君，先生能不能替我介紹？」田光道：「自當遵命。」



「軻，可乎？」田光曰：「敬諾！」

軻國策不敢以乏國者也句下，鮑彪原注：不令太子所

圖有圖。

即起，趨出，太子送之至門，曰：「丹所報，先生所言者，國大事也，願先生勿泄也！」

田光俛而笑，曰：

「諾！」

僕行見荆軻，曰：「光與子相善，燕國莫不知，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，不知吾形已不逮也，幸而教之，曰：

起身告辭，太子送他出去，到了門口，又叮囑他道：「剛才我所說，先生所答的話，是我國家很重要的事，請先生要守秘密！」田光低頭一笑，道：「這個自然！」

田光到了荆軻家中，鞠躬致敬，道：「我和你相好，人人都知道，當今太子，只聽到我年青時候的行爲，不知道我的身體差遠了。太子很誠懇地對我說，『現下燕秦兩國，彼此不能並存，這件事，要請先生費些心。』我毫不客氣，已經將你的大名薦於太子，我想請到你官中去走一遭。」荆軻道：「我願以至誠，聽你的吩咐。」

「燕秦不兩立，願先  
外，言足下於太子，願  
足下過太子於宮。」荆  
柯曰：「謹奉教！」

爲因循使行見蒲弱句下，約

德原注：使，致敬貌。

田光曰：「光聞長者之  
行，不使人疑之。今太  
子約光曰：『所言者國  
之大事也，願先生勿泄  
也！』是太子疑光也。  
夫爲行使人疑之，非節  
俠士也。」欲自殺以激  
荆柯。曰：「願足下急  
過太子，言光已死，明

田光道：「向來說老聾做事，不能叫人不相信。現在太子要求我，道：『所說的是我國家很重要的事，請先生要守秘密。』這太子明是不相信我。一個人做事，叫別人不相信，這一定不是個有節守和俠氣的男子漢了。」正說話時，心中想着，最好乘此自殺，還可以激動荆柯。因又說道：「我請你快快去見太子，說田光要表明確守秘密，自己已經尋死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抽刀自刎而亡。

不言也。」遂自剄而死。

荆軻見太子，言：「田光已死，明不言也。」太子再拜而跪，膝下行，流涕，有頃而後言曰：「丹所望田先生無言者，欲以成大事之謀；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，豈丹之心哉？」

荆軻坐定，太子避席頓首，曰：「田先生不知丹不肖，使得至前，願有所道，此天所以哀燕，不棄其孤也。今秦有貪婪之心，而欲不可

荆軻疾忙進宮，請見太子，報道：「田光因爲表明確守秘密，已經死了。」太子聞言，連連稽首，膝行而前，揮淚不止，好一會，開言道：「我請田先生嚴守秘密，不過要想成就這件大事的計畫；想不到田先生竟然殺身，來表明自己的心迹，這不是誤會我的意思麼？」

說罷收淚，兩人分賓主坐下，太子又起身離坐，拜倒於地，對荆軻道：「田先生看得起我，引我進見，得有機會，可以請教，這真是上天垂憐我燕國，並且拯救到我個人。現今秦王貪得無厭，不是將各國的土地，盡收歸他的版圖，使各國的君王，都來受他的封拜，他的雄心不會滿足的。新近韓王又被擄了，片土無存；秦兵分頭前進，一枝望南去侵略楚國，一枝往北去攻打趙邦；他的大將王翦，帶了幾十萬

足也。非盡天下之地，臣海內之王者，其意不廢。今秦已虜韓王，盡納其地，又舉兵南伐楚，北臨趙；王翦將數十萬之衆，臨漳，而李信出太原雲中；趙不能支秦，必入臣；入臣則禍至燕。燕小弱，數圍於兵，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。諸侯服秦，莫敢合從。丹之私計，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，使於秦，窺以重利，秦王貪其貨，必得所願矣。誠得劫秦王，使悉

人馬，到趙國南境，偏近漳；又派大將李信，帶領人馬，往太原中兩處進發，直搗趙國的西北邊境；依我看來，趙國斷乎抵敵不住，只好向秦國屈服稱臣；趙國稱臣之後，就要輪到我燕國了。我燕國地方小，力量又薄弱，這幾年來，受了好幾次兵災，就是全國起來拼命，也當不住這秦山壓卵。各國諸侯，都被他壓服，沒有一個敢起來，恢復那從前合從的局面。我癡心妄想，倘然尋得着一位勇士，派他到秦國，將很大的利益引誘他，他是個有名的貪夫，見了這些投進的禮物，定然喜歡接見。那時候，一手將他抓住，把從前曹沫勒索齊桓公的故事，重演一回，最好逼他歸還佔各國的疆土，萬一不行，當下將他刺死。他的大將帶着重兵，散布在外，君臣之間，兩下懷疑，各國諸侯，趁此機會，重訂下合從的盟約，同心協力，出兵攻秦，結果一定可以得手。這是區區的大願，我冒死的說來，只求先生體察！」

漳、是水名，從山西來，經過現今河北省之南，河南省之北。鄴、是齊國的地方，在今河南省臨漳縣，正當趙國都邯鄲之南。太原，是現今山西省城一帶；雲中，是陝省大同一帶。戰國時代，在函關以東的六國，聯合起來，去攻擊秦國，這種政策，

反諸侯之侵地，若曹沫之與齊桓公，則大善矣；則不可，因而刺殺之。彼大將擅兵於外，而內有大亂，則君臣相疑，以其間諸侯得合從，其償，破秦必矣。此丹之上願，而不知所以委命，唯荆卿留意焉！」

魯國策處以重利，亦作圖。

鮑德原注：圖，言示之以

利，使之見而欲也。一不知

所以委命句下原注：委委性

命，猶言不知死所。

久之，荆軻曰：「此國

稱爲合從。燕秦在日，曾經實行過的。曹沫，是魯國人，魯莊公和齊桓公在柯邑會盟的時候，曹沫走到壇上，手執匕首，逼追桓公應允歸還以前從佔魯國的土地。這是民國紀元前二千五百九十二年間的事。

荆軻聽罷，沈吟了一會，回答道：「這是國家大事，像小臣這般

才，當不起這重大的責任。」太子又向前拜倒於地，再三求他不要推却，荆軻也就答應了。

於是尊荆軻爲上卿，舍上舍，太子日日造問，供太牢異物。間進車騎美女，恣荆軻所欲，以順適其意。

久之，荆軻未有行意。秦將王翦破趙，虜趙王，盡收其地，進兵，北略地，至燕南界。

太子丹恐懼，乃請荆軻，曰：「秦兵且暮渡易水，則雖欲長侍足

自此之後，就將荆軻降了最高貴的官職，請他住了上等的公館，太子還每日到門問候，供給他的飲食，有很大的肥牛，和珍奇的物品。又常常進奉些車馬，還有粉白黛綠的女子，盡量聽他享受，使得他稱心滿意。

隔了許多時候，荆軻沒有絲毫動靜，那邊秦國大將王翦虜了趙王，吞滅了趙國的山河，他前綫的哨兵，漸漸地到了燕國南方的邊界。

太子恐慌起來，去問荆軻，道：「秦兵早晚要渡過易水，我就是常常追隨左右，也沒有日子了。」荆軻道：「就是太子不來，小臣也要請見。我們要到秦國去，沒有些信物，那裏能夠接近他。我打聽得秦

太子恐慌起來，去問荆軻，道：「秦兵早晚要渡過易水，我就是常常追隨左右，也沒有日子了。」荆軻道：「就是太子不來，小臣也要請見。我們要到秦國去，沒有些信物，那裏能夠接近他。我打聽得秦

下，豈可得哉？」荆卿曰：「微太子言，臣願得謁之。今行而無信，則秦未可親也。夫今樊將軍，秦王購之，金千斤，邑萬家；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，獻秦王，秦王必說見臣，臣乃得有以報太子。」太子曰：「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，丹不忍以己之私，而傷長者之意，願足下更慮之！」

荆柯知太子不忍，乃遂私見樊於期，曰：「秦

王要捉樊將軍，出了黃絡，是千斤的黃金，萬家的封邑；倘然我們取得樊將軍的頭，再配上我們上好地方督亢的地圖，去獻與秦王，他必定欣然接見。小臣有此機會，便可以達到太子的希望。」太子道：「樊將軍窮苦困頓，投奔於我，我怎能硬着心腸，爲了自己的私事，斷送他的性命。這也是先生萬不得已的話，我不願意叫你太難過，還是想別的辦法！」

戰國策與燕督亢之地圖句下，吳師道補注：督亢坡，在蘭州菑陽縣東南。按菑陽縣，在今河北省定興縣。原文衛長者之語，長者兩字，是指荆柯，不是指樊將軍。

荆柯知道太子仁慈，提不起這心來，便私自去見樊將軍，很懇切地說道：「秦王無道，將將軍全家殺戮，算得刻毒極了。聞得近來又出了

之遇將軍，可謂深矣。父母宗族，皆見戮沒，今聞購將軍之首，金千斤，邑萬家，將奈何！」樊將軍仰天太息，流涕，曰：「吾每念，常痛於骨髓，願計不知所出耳！」軻曰：「今有一言，可以解燕國之患，而報將軍之仇者，何如？」樊於期乃前曰：「爲之奈何！」

荆軻曰：「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，秦王必喜而善見臣，臣左手把其袖，而右手撻抗其胸，

賞格，什麼千斤的黃金，萬家的封邑，來買將軍的頭，如何是好！」樊將軍擡起頭來，看着天，歎了口氣，一面哭，一面說道：「我一遇到，恨之刺骨，只是拏他沒有辦法。」荆軻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可以替燕國消去不少的災難，又替將軍報了莫大的冤仇，你看怎麼樣？」樊將軍走近荆軻身旁，問道：「怎麼辦呢？」荆軻道：「將軍莫怪，我想請將軍的頭，拏去獻給秦王，秦王定然大悅，很殷勤地見我。一見之後，我左手抓住他的衣袖，右手就斫他的胸膛，這樣一來，將軍的仇報了，燕國受他的恥辱，也洗刷了。不知將軍意下如何？」樊將軍脫去了半邊的衣服，拏左手捏着右手，走進一步，道：「我咬着牙跟，忍着這痛苦，從早到晚，沒有一刻不放在心上。現在我聽到你的話，可以解決了。」話未說完，拔出佩刀，望頸上一勒，倒地而亡。



然則將軍之仇報，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。將軍豈有意乎？」樊於期偏袒，扼腕而進，曰：「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。乃今得聞教！」遂自刎。

兵部注：秦曰：勇者誓

厲，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。

太子聞之，馳往，伏屍而哭，極哀。既已無可奈何，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，函封之。

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，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，取之百金，使工

這事傳到太子宫中，太子立刻趕到樊家，爬在於期將軍身上，痛哭一場。想道事已至此，別無他法，只得備了一個精緻的小箱，將他的頭顱裝好，嚴緊地封存起來。

太子想這道可以着手了，一面便訪求利器，不久在趙國的徐夫人家，訪得一柄，果然甚好，費了百金買下來。再雇了上等工人，加上藥水，使牠格外鋒利，將人來試，只須見有一絲的血，染在衣服上，立

以藥淬之；以試人，血濡縷，人無不立死者。乃爲裝，遣荆軻。

戰國策與師道補注：...

姓，夫人、名，男子也。

燕國有勇士秦武陽，年十二，殺人，人不敢與忤視；乃令秦武陽爲副。

荆軻有所待，欲與俱，其人居遠，未來，而爲留待。

頃之，未發，太子遲之，疑其有改悔，乃復請之曰：「日以盡矣，荆卿豈無意哉？丹請先

卽斃命。諸事停妥，就此替荆軻預備了行李，打發他上路。

太子又想到荆軻此去，單身匹馬，總有些不放心，訪得本國有位聞名的勇士，姓秦，名喚武陽，當他十二歲的時候，操刀殺人，旁人都不敢駭他一眼；就把他招來，派做荆軻的副手。

荆軻也覺得人手不敷，要招他一個朋友同行，那人住在遠方，急切不能到來，荆軻正在等待。

過了幾時，還不動身，太子怪他耽擱，心中猜着，莫非是翻悔了，又去懇求他道：「日子快沒有了，難道荆卿沒有意思麼？區區的愚見，想派秦武陽卽日起身，充作前站。」荆軻聽了，很生氣，不客氣地對太子說道：「這孩子，去了是不會回來的啊！我們擎着利器，向虎窟

「秦武陽！」荆軻怒，叱太子曰：「今日往而不反者，豎子也。今提一匕首，入不測之強秦，僕所以留者，待吾客與俱。今太子遲之，請辭決矣。」

遂發，太子及賓客知其專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

至易水上，既祖，取道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，爲變徵之聲，士皆垂淚涕泣。又前而爲歌曰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

龍潭般秦國裏去，這是一件很險的事，我所以遲遲不走，想等一個朋友同行。太子既然怕來不及，我主意是定了，就此告辭。」

荆軻帶了行李，即日起程，太子之外，還有和他往來的朋友，知道他這去凶多吉少，都穿了素服，來替他送行。

到了易水渡口，祭過了路神，正要發腳，他的至交高漸離，提着他的竹製的樂器，彈打起來，荆軻跟着他唱歌，聲調淒涼，大家忍不住，哭了。荆軻走過來，又唱了一個歌，歌詞道：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

轉了很激烈的聲調，大家都興奮起來，睜着眼，頭髮直豎，把帽子都衝了上去。荆軻唱罷，帶了秦武陽，跳上車子，揚鞭西去，連頭也不

還！」復爲抗慨羽聲，士皆睜目，髮盡上指冠。於是荆阿遂統車而去，終已不顧。

戰國策爲離復之變句下，始

應原注：楚爲爲商，蓋悲

者。復爲羽聲句下原注：

其音悲。

既至秦，持千金之資幣物，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。

蒙嘉爲先言於秦王，曰：

「燕王誠振畏慕大王之威，不敢興兵以拒大玉，願舉國爲內臣，比諸侯之列，給貢，職如

函。

那，是蒙嘉行時在路旁祭神的禮節。第，是一種用竹製成的禮器。

一路無事，到了秦國，打聽着大將蒙恬的兄弟蒙嘉，官拜中庶子，是秦王最親信的人，就送了他一分千金的厚禮，請他在秦王面前，說些好話。蒙嘉一口擔承。

蒙嘉一天進宮，朝見秦王，奏道：「大王要起兵攻打燕國，那燕王嚇得面無人色，不敢抵抗，預備帶着全國的子民，投降大王，隨着各國的諸侯，排班朝謁，比照我們的郡縣，按年納貢，只求留着他祖宗一綫的香火。怕做不到，不敢冒昧來說，先將我國的罪臣樊於期殺了，取了他的首級，又配上他們上好地方督亢的地圖，裝盛好了，派了重

郡縣，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。恐懼不敢自諒，謹斬樊於期頭，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，函封，燕王拜送于庭，使使以聞大王。唯大王命之。」

秦王聞之，大喜，乃朝服設九賓，見燕使者咸陽宮。

戰國策秦趙正法：、大事

記，相如奉鮑入秦，王齊五

日，乃設九賓禮於庭。注引

韋昭云：九賓，則周禮九儀

也。按周禮注：九儀，謂

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。

臣賈送前來。臨行之日，燕王在堂前行禮恭送，殷勤囑咐，替他奏遞下情。現已到來，住在客店，恭候大王的指揮。」

秦王聞言，異常歡喜，吩咐在咸陽宮中朝堂之上，陳設了九賓的大禮，自己穿着朝服，接見燕國使臣，還備着盛筵款待。

荆軻奉樊於期頭函，而秦武陽奉地圖匣，以次進至陛下，秦武陽色變振恐，羣臣怪之，荆軻顧笑武陽，前爲謝曰：「北蠻夷之鄙人，未嘗見天子，故振懼，願大王少假借之！使畢使於前。」秦王謂軻曰：

「起！取武陽所持圖！」

軻既取圖，奉之發圖，圖窮而匕首見，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擡抗之，未至身，秦王驚，自引而起，絕袖，拔劍，劍長操其

那時荆軻捧着小箱，盛的是樊於期的頭，秦武陽跟隨在後，捧着一書小匣，裝的是督亢地方的地圖。進得宮來，只見文武諸臣，兩旁侍立，氣象好不尊嚴。兩人一步一步的行來，走上臺階，秦武陽臉色陡變，渾身發抖，兩旁文武諸臣，看了詫異，荆軻覺得，對他一笑，走到秦王案前，跪下請罪道：「他是北方蕃國的粗魯小人，沒有見過皇帝，故而害怕，求大王寬恕，讓他勉強行禮，完了這一樁差事。」秦王叫他起身，將武陽所捧的地圖，取將上來。

荆軻取得，雙手獻上，秦王慢慢地打開來看，將要看完，陡然看見一把刺刀，捲在裏面，荆軻急忙將左手拉住秦王的衣袖，右手抓着那把刺刀，就要斫過去，還沒有近身，秦王嚇得一跳，立起來，把衣袖揮脫了，離開座位，要拔那身上帶着的劍，無如劍身太長，插進鞘裏，心越急，劍越緊得拔不出來。

室，時怨急，劍堅，故不可立拔。

史記荆王採其室句下注：秦

臣曰：室、劍也。

荆軻逐秦王，秦王還柱而走，羣臣驚愕，卒起不意，盡失其度。而秦法，羣臣侍殿上者，不得持尺兵，諸郎中執

兵，皆陳殿下，非有詔，不得上。方急時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軻逐秦王，而卒惶急無以擊軻，而乃以手共搏之。

是時侍醫夏無且，以其

荆軻追過去，秦王儘盤着柱子打旋，文武諸臣面面相覷，想不到有這種天外飛來的奇事，慌亂得不知所爲。秦國法律，文武諸臣侍立殿上，不准攜帶些少武器，那班擎着刀槍的侍衛，都排列在殿下，沒有命令，不能上殿，慌忙中又來不及招呼。荆軻越逼越緊，秦王急切有些擋不住，只得將雙手來招架着。

旁邊有位御醫姓夏名喚無且的，手中正提着藥囊，拏起來趁勢丟擲

所奉藥盞提胸。秦王之方還柱走，卒惶急不知所爲。左右乃曰：「王負劍！王負劍！」遂拔劍以擊荆軻，斷其左股。荆軻廢，乃引其匕首提秦王，不中，中柱。秦王復擊荆軻。被八創。

史記注：秦王曰：主勸曰，古者登劍上柱，殺之不出，望，欲王推之於寶，令前煙易我，故云王負劍。

荆軻自知事不成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罵曰：「事所以不成者，乃欲以生

去，要憑抵住荆軻。秦王還是盤着柱子，急得沒有了主意，左右的人喊道：「請大王將劍推到背上！」說了兩遍，秦王依計，立刻把劍拔了出來，望着荆軻砍去，斷了他的左腿。荆軻動彈不得，提起刺刀，對着秦王丟過去，又斜了一些，中在柱子上。秦王閃過來，又砍了八下，荆軻受了很重的傷。

荆軻知道他的目的達不到了，靠着柱子，含着笑容，歪斜着身體，罵道：「我是耍活捉住你，勒逼你承認我的要求，我好去回報太子；只因爲這一點，弄得毫無結果。」



據之，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。」

左右既前，斬荆軻。秦王目眩，良久，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，各有差。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。

秦兼天下，其後荆軻客高漸離，以擊筑見秦皇帝，而以筑擊秦皇帝，爲燕報仇，不中而死。

史記：秦始皇知其爲高漸離，乃矐其目；漸離以鉛置筑中，遂近，扑秦皇帝。

## 批評

左右諸臣盡擁上前，將他砍死，秦武陽當然包括在內，不消說得。那時秦王鬧得眼都花了，坐了一會，才慢慢地回復過來。當下將文武諸臣，有功的要賞，那應當治罪的，要罰，都按着等級，一一辦完。特別賞了夏御醫黃金二百鎰。

後來秦王併了天下，稱爲皇帝，荆軻的老朋友高漸離，因爲彈打得他的竹製樂器很好，皇帝賞識他，叫他在左右侍奉。他一天得着個機會，拿他的樂器，去打這皇帝，要報燕國之仇，不幸沒有打着，又白白地送了性命。

這回事，死的一共有四個人：

田光的死，是守節；

樊於期的死，是仗義；

荊軻的死，是盜賊；

高漸離的死，是復仇。

這四位英雄的死，可說是雖死猶生。

## 七 田橫

節錄史記

此為民國紀元的二千一百十六年至二千一百三十三年間之事

齊王田榮兵敗，走平原，平原人殺榮，榮弟橫收齊散兵，得數萬人。

齊國王田榮，被楚霸王項羽打敗，逃往平原地方，又為平原人所殺，他的軍隊，沒有人統率，各自分散；他胞弟田橫，挺身而出，重復招集攏來，也還有好幾萬人。

田氏為戰國時代齊王之後。秦始皇死後，項羽並起，田橫做了齊王，不久被殺，項羽的有田假田都田市田安，都擁戴王驥；田榮不服，陸續將他們趕走或殺死，自立為齊王。項羽是項梁之姪，秦二世元年，陳涉反秦，二人同時起來，項梁做了楚王。項羽善於用兵，先做了隨侯的上將軍，滅秦之後，就自立為西楚霸王。平原，地名，在現今

山東省平原縣。

齊國所有的城邑，多半被項羽佔據，田橫也乘機攻取，陸續收回。他哥哥田榮生有一子，名廣，田橫就立他為君，自己做了他的相國。

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，立田榮子廣為齊王，而橫相之。

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及其相國橫，橫以爲然，解其歷下軍。……

漢將韓信已平趙燕，用蒯通計，度平原，襲破齊歷下軍，因入臨淄。齊王廣相橫怒，以酈生言已而烹酈生。……

那時漢高帝有意和齊王講和，派了他部下一位能言善辯的酈生，到齊國去，勸齊王不要和他作對，齊王稱是。那酈生又去拜訪田相國，居然也被他的花言巧語打動了，當時發出軍令，將屯紮在歷下的兵隊，停止進行。

漢高帝、姓劉名邦，生在現今江蘇省沛縣地方。秦二世元年，在沛起事，後來帶兵攻破了秦都咸陽，項羽立他爲漢王。又用兵攻破各國，後來項羽也爲他所滅，做了漢朝第一代的皇帝。 歷下，地名，在現今山東省歷城縣。

誰想到漢廷的大將韓信，那時正平定了趙燕二國，他的策士蒯通獻上一計，勸他乘勢進攻齊都。韓信大喜，帶了他的兵隊，掩旗息鼓，通過平原，打探得齊國毫無防備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趕到歷下，將齊國的兵隊打得四散，乘勢攻進了都城臨淄。齊王和相國得信，怨恨得了不得，以爲自己好意聽信酈生，不料中了他的毒計，罵不絕口，立刻將酈生掣住，備下一口大鍋，燒了沸湯，把他殺到鍋內，斷送了他的殘生。

趙王歇爲戰國時代趙王之後。秦二世二年，張耳陳餘立他爲趙王，建都在信都。廣西三年，他爲韓信所殺。按信都，在現今河北省冀縣。趙王歇派酈生將齊國攻取臨淄。

韓信趁平齊，乞自立爲齊假王，漢因立之。後歲餘，漢滅項籍，漢王立爲皇帝。田橫懼，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，居島中。

高帝聞之，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，齊人賣者多附焉。今在海中，不收，後恐爲亂。

遣使使赦田橫罪，而召之；田橫因謝曰：「臣烹陛下之使鄒生，今聞齊弟酈商爲漢將而賢，

燕國的人民立他爲燕王。後來項羽廢了楚，改封了魏荼，成爲楚所殺。漢高祖三年，韓信派人前去遊說，去燕此處假。臨淄，地名，在現今山東省臨淄縣。

後來韓信將田家諸將，逐一削平，自稱爲齊國的假王，請漢王承認，漢王也順水推舟，滿口答應，就封拜了他。過了一年多，漢王又將楚王項羽打敗，天下盡歸於已，登了大位，尊爲皇帝。那時田家諸將，只剩下田橫一個人，他和高帝不對，很怕自己的性命不保，帶領了部下五百多人，逃下海去，住在一座海島之上。

假王，是暫時稱王。

高帝接着報告，心中揣想，齊國地方，本是田橫他們幾個兄弟平定下來的，管地的豪傑，都歸心於他。現在他下海去，不早收復，將來一定不能太平。

因此派了使臣，帶了赦罪招安的詔書，到海島去，呈上島主田橫，說明來意；田橫即刻修書回報，說道：

「臣橫謹言：臣前冒昧，將陛下來使鄒生，治以鼎鑊之刑。今聞上國名將酈商，卽爲鄒生之弟，臣誠惶誠恐，不敢恭領恩詔。伏乞願

臣恐懼，不敢奉詔，請爲庶人，守海島中。」  
使還報高皇帝，帝詔衛尉酈商曰：「齊王田橫卽至，人馬從者敢動搖者，致族夷！」

迺復使使持節，具告以詔商狀，曰：「田橫來，大者王，小者迺侯耳！不來，且舉兵加誅焉。」  
田橫迺與其客二人，乘傳，詣雒陽。未至三十里，至尸鄉處置，橫

臣下忱，詐作平民，長守海島，謹覆拜謝。」

使臣帶了回書，回到長安，奏上高帝，高帝一想，要招田橫，非先安他的心不可，就下了一道很嚴厲的詔書，發給衛尉酈商，說道：「齊國王田橫不日來朝，所帶人馬和他的隨從，倘然有人敢動他一動，定將那人合門抄斬！」

長安，是漢朝的首都，在現今陝西省長安縣。衛尉，是管理皇宮衛兵的武官。夷，是除殺；族夷，是滅族。

因此又另外派了使臣，這回格外鄭重，帶着朝廷所頒的信符，將皇帝吩咐酈商的話，照樣對田橫傳述一遍；又將皇帝的旨意告訴他，說道：「田橫，你快來！大的我還你的王，就降低些，也可以封個侯爵。倘若這個不字，就要派兵前來問罪。」

政府派人出外辦事，給與一種憑證，稱爲節，是信符之類。

田橫聽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帶了兩位門客，坐了四匹馬第三級的車輛啓程，望着洛陽行來。還差三十里的路，到了尸鄉地方，是一座養馬的驛站，田橫很客氣地對使臣說道：「臣下面見天子，應該辦個蓋

使使者曰：「人臣見天子，當洗沐。」止留。

史記原注：然應曰：「君曰，罷也，臣馬以復原也。」

請其客曰：「橫始與漢王，俱南面稱孤。今漢王爲天子，而廣適爲亡虜，而北面事之，其恥固已甚矣！且吾烹人之兄，與其弟並肩而事其主；縱彼畏天子之詔，不敢動我，我獨不愧於心乎？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，不過欲一見吾面

誠。一路風沙，難免不潔，我想在此沐浴，有勞等候！」說罷，就找旅館，暫時息下。

漢朝的制度，因公事到京都去，所用車馬，由公家供給，每一輛車，用四匹上等的馬，稱爲「置傳」，用四匹中等的馬，稱爲「馳傳」，用四匹下等的馬，稱爲「乘傳」。戶鄉，地名，在現今河南省偃師縣。洛陽，地名，在現今河南省洛陽縣。縣置，是築着馬預備驛遞使用的所在。

到了旅館之後，招呼那二位門客前來，對他說道：「我田橫最早和漢王，彼此都是南面當報，稱孤道寡，現在他做了皇帝；我呢！倒做了亡國被擄之人，向他北面稱臣，這是多麼恥辱的事！還有一層：他那裏兄弟二人，爲兄的被我下了鍋，死於極刑，我現在倒和那爲弟的，並肩而立，同事一君，就算他違奉朝旨，有所忌憚，不敢和我作對，我自己問心，不難爲情麼？當今皇帝，爲什麼急急要見我！料去不過要看看我是怎樣一個人。現在駕在洛陽，砍下我的頭，騎着快馬，這三十里的路，轉眼就到，我本來的面目，不至變壞，還可以認得出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拔刀自裁。

一國之君，受羣臣的朝見，他是南面而立的，對臣民說話，自稱爲「孤」，或「寡人」，

聽耳，今陛下在洛陽，今斬吾頭，馳三十里間，形容尙未能敗，猶可觀也！」遂自刎。

令客奉其頭，從使者馳奏之高帝，高帝曰：「嗟乎！有以也！夫起自布衣，兄弟三人更王，豈不賢乎哉？」爲之流涕，而拜其二客爲都尉。

發卒二千人，以王者禮葬田橫。既葬，二客穿其家旁孔，皆自刎，下從之。

高帝聞之，遁大驚，以

到後來便稱「朕」了。

那二位門客，遵照他的遺言，捧着他的頭顱，跟了同來的使臣，飛奔到洛陽，趕進宮廷，奏上一切。高帝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我道這明白了！他三兄弟，是個布衣之士，起自田間，一個跟一個，都做了一國之王，能夠說他不是個豪傑麼？」說罷，很傷感了一會，還賞了那兩個門客每人一個都尉之職。

都尉，漢朝的官名，是個武職。

當下替他辦了個國葬，調集二千名的人夫，依照當時王爵的體制，造成一座大墳。葬事完畢，那二位門客在他墳旁，挖了個大坑，同時自殺，就葬在坑內，表示他們的地下相從的意思。

高帝聽見了，詫異得了不得，知道田橫手下，都是一時豪傑，因想



田橫之客皆賢，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，使使召之。至則聞田橫死，皆自殺。於是遍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。

道，他還有舊部五百人，住在海島之上，又派了使臣去，叫他們離開海島，歸順朝廷。他們一見使臣，知道田橫身死情形，追念故主的恩情，大家抱頭痛哭，一個個抽刀自殺，沒有贖下一人。這是一件多麼悲壯的事情！田家兄弟，真可以算能得人心的了！

### 批評

田橫帶了五百多人，逃到海島之上，是英雄的末路。

漢高祖雖則怕他，但是強弱的形勢，已經大定，叫他入朝，也未必一定要害他。田橫說要看他是怎樣一個人，也隨着幾分是弱者的。

田橫到了尸鄉，對他兩個同伴，提出賒字，這是他真正的人格。

田橫知道他手下五百多人，都是同生共死的，他希望避開他們，免得同時畢命，所以不死在海島而死在尸鄉。

這二客可以不必死，只是不願意做高祖的都尉。這五百人也可以不必死，只是不願意應高祖的使命。我敢說他們心中，人人都懷着一個「賒」字。

## 八 貫高

簡錄史記(張耳陳餘傳)

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十三年至二千一百零六年間之事

漢五年，張耳、陳餘，立爲景王。子敖嗣，立爲趙王。高祖長女魯元公主，爲趙王敖后。

漢七年，高祖從平城過趙，趙王朝夕袒裼蔽，自上食，禮甚卑，有子增禮。高祖箕踞罵，甚侵易之。

史記原注：集解曰：徐廣

漢高祖立國的第五年，趙王張耳下世，朝廷追贈他身後的諡號，稱爲景王。他兒子名敖，接了王位，他所娶的王后，就是高祖的長女，封爲魯元公主的。

張耳是漢高祖做平民時候的舊交，陳涉起事之後，他帶兵去平定燕趙一帶。後來項羽立他爲滎山王，不久，歸漢，高祖又立他爲趙王。

過了二年，高祖從平城回來，經過趙國，趙王張敖早晚備辦了筵席，自己捲起衣袖，在旁進膳，恭恭敬敬，盡他子增的禮。誰知那高祖一味的倨傲，盤着兩腿，坐在席上，隨口亂罵，待他反毫無禮貌。

漢高祖七年，韓信聯合匈奴謀反，高祖親自帶兵去平定他，不料在平城地方，韓信設圍困七日，就此收兵而回。按平城，在現今山西省大同縣。

顯，顯者，臂揮也。

索隱曰：崔浩云，屈膝也，

其形如笑。

趙相賈高、趙午等，年六十餘，故張耳客也，生平爲氣，乃怒曰：「吾王，辱王也！」

史記原注：集解曰：孟康

曰，冀州人謂趙午爲辱。

魏王曰：「夫天下豪傑並起，能者先立。今王事高祖甚恭，而高祖無禮，請爲王殺之。」

陳敖誓其指出血，曰：「君何言之謬！且先人亡國，賴高祖得復國，

趙國的相臣賈高、趙午一班人，年紀在六十外，從前都是老王的門客，爲人很負氣，看見了忿忿不平，道：「我們國王，這般懦弱，真算得是個辱王了。」

爲氣，是很自負，不肯受人欺侮的。

相約了，同去見趙王，竭力地慫恿道：「天下大亂，起來的不知多少豪傑，自立很不容易，自然是能者在先。吾王盡子婿之禮，侍奉高帝，算得恭敬，不料高帝相待，如此無禮，我們要獻他一刀，替吾王出口惡氣。」

趙王聞言大驚，咬着自己的手指流出血來，很懇切地答道：「諸君太說錯了！我先王受陳餘的暗算，喪師失地，幸虧高帝幫助，將先王的國土，歸還於我，世世子孫，都受着他的大德。我現在所有的，那一

韓馥子孫，秋豪皆高  
門力也。顧君無復出  
口！」

史記原注：素隱曰：小

素，書指以表至誠，爲其約

誓。

賈高趙午等十餘人，皆  
相謂曰：「乃吾等非  
也！吾王長者，不倍  
德。且吾等義不辱，今  
怒高祖辱我王，故欲殺  
之，何乃滂王爲乎？」令  
事成，歸王，事敗，獨  
身坐耳！」

史記何乃滂王爲乎句下原

注：素隱曰：漢書作汗。說

件不是高帝所賜的呢？請諸君不要再說這等話來！」

陳餘和張耳本是至好，同時投在陳涉部下，張耳和趙王聚在信都被秦將圍困，陳餘與張耳不救，陷下深仇。後來陳餘攻殺常山，張耳敗走，因此亡國。

賈高趙午爲首，一共有十幾個人，退了出去，互相抱怨道：「本來是我們錯了！我們國王忠厚，受人之德，不肯違背。我們不能受別人的恥辱，高帝這般恥辱我們國王，我們忍不住，要去殺他，是我們的主張，怎麼好去拖累國王呢？僥倖成功，自然是國王享受，若然失敗，我們自己擔當便了！」

文云，汙，穢也。

漢八年，上從東垣還，過趙；貫高等乃壁人柏人，要之置。上過欲宿，心動，問曰：「縣名爲何？」曰：「柏人。」柏人者，迫於人也。不宿而去。

史記乃壁人柏人句下原注：

案壁：謂於柏人縣館舍壁

中著人，欲爲變也。要之

置旬下，案壁曰：文類云：

壁人附壁中，以伺高祖也。

漢九年，貫高怨家知其謀，乃上變告之。於秦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

又過了一年，高祖從東垣回來，又從趙國經過。貫高一班人，知道秦要在中途歇宿，就在柏人行宮牆壁內，埋伏了許多人，預備一有機會，即便動手。不久高祖駕到，很想留住一夜，忽然心血來潮，因問道：「此地何名？」旁人答道：「是柏人！」高祖一想，柏迫同音，恐怕爲人所迫，隨即傳令啓程，沒有住下。

漢高祖八年，高祖又親自帶兵到東垣，將驛信餘都騎平。按東垣，在現今河北省正定縣。柏人，在現今河北省唐山縣。

又過了一年，貫高有個仇人，打探着他的密謀，就去告發。高祖立刻派了官役，到趙國去，將張王擊下，那相臣貫高一班人，也一併拘捕。

十餘人皆爭自刎，賈高獨怒罵，曰：「誰令公爲之？」今王實無謀，而并捕王，公等皆死，誰自王不反者？」乃轎車歷致，與王謂長安。

史記原注：正義曰：謂其車

上覆板，四周如椽形，覆密

不得開，恐致京師也。

拾張敖之罪，上乃詔趙羣臣賓客，有敢從王，皆族。賈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，皆自髡鉗，爲王家奴，從來。

賈高至，對獄，曰：

那同謀的十幾個人，都搶着要自殺，賈高一人起來反對，憤憤地責罵他們道：「那個叫你們幹的？國王本來不與聞這件事，現在也將他拘拿。你們一個個都死了，靠那個出來證明他沒有反狀呢？」那時官役們將張王裝入囚車，四圍加上板，嚴密地封着，押上長安而去。

高祖痛恨張敖，要重重治他的罪，下了一道詔書，諭知趙國衆臣和門下的賓客，凡是跟着張敖來的，合家處斬。賈高和門客孟舒等輩，一共有十幾個人，並不逃避，都剃光了頭，帶上頸鍊，扮作張王家中的奴隸，一路追隨而來。

原文皆族二字，就是滅族。

到了長安之後，開庭審問，法官提賈高到案，賈高很爽直地供道：

「獨吾屬爲之，王實不知。」吏治，榜笞數千，刺鬪，身無可擊，終不復言。……

史記原注：案陸曰：案刑，

亦刑也。漢書作刺鬪，張晏

云，鬪、灼也。說文云，鬪

也。應劭云，以鐵刺之。

廷尉以賈高事辭聞。上

曰：「壯士！誰知者？」

以私問之。」

中大夫泄公曰：「臣之

邑子，素知之，此固

趙國立名義，不佞爲然

語者也。」上使泄公持

節，問之驪與前。

「這是完全是我們所做，瞞着國王，他至今還是莫明其妙哩！」法官嚴刑拷問，毒打了幾千次，擊火來燙，針來扎，周身糜爛，可算得體無完膚，到底他也沒有承招一句。

「驪」，就是俗語的取供。

法官將賈高的情形和供招，奏上高祖，高祖也很感動，道：「這是個壯士！有那個認得他？私下替我去問問看！」

廷尉，是管刑名的官。

朝中有位泄公，官爲中大夫，應辭前來，啓奏道：「是臣同鄉人氏，素來相識；在鄉里中，是個很尊重名譽和道義，說一句是一句，不肯違背自己說話的人。」高祖取了信符，交他發着，去問賈高一個實在。泄公進了監門，走近賈高身前，見他躺在一個土篋之內。

原文不僅爲然語者句，漢書注：師古曰：佞，諂媚負也。就是不肯違反自己答應過的斷

史記原注：索隱曰：何休注

公羊，荀彗後，偷著竹篋，

一名篋；郭璞三卷注云，

篋、漆土器。

仰視曰：「泄公邪？」  
泄公勞苦如生平驢，與  
語，問「張王果有計謀  
不？」高曰：「人情寧  
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？  
今吾三族，皆以論死。  
豈以王易吾親哉？願為  
王實不反，獨吾等為  
之。」具道本指所以為  
者王不知狀。

於是泄公入，具以報，  
上乃赦趙玉。上賈賈高

的意思。

賈高擡頭一看，問道：「來的是泄公麼？」泄公再三慰問，和舊時相好一般，談了一回，便問道：「這次案情，張王究竟有沒有與謀？」賈高道：「人之常情，那一個不愛惜他的父母妻子呢？我的父黨母黨妻黨，都已經合門被誅，我怎肯挈張王來換我的生身父母？但是張王實在沒有反意，這是與國王完全無涉，造謀設計，只有我們一班人。」說罷，又把所以起意的原因，和瞞着張王的經過情形，詳細說了一遍。

泄公辭出，進朝去見高祖，據實奏上。高祖便下詔，將趙王赦出。自此很看重賈高的人格，道他是個說得出做得到的人。當下又差泄公專



齊人，能立然諾，使泄公具告之，曰：「張王已出。」

國赦賈高，賈高喜曰：「吾王審出乎？」泄公曰：「然！」泄公曰：「上多足下，故赦足下。」賈高曰：「所以不死，一身無餘者，白穰王不反也。今王已出，吾責已塞，死不恨矣！且人臣有篡殺之名，何面目復事上哉？縱上不殺我，我不愧於心乎！」乃仰絕脰，遂死。

誠去通知他一應事情，道：「張王已經平安出了監獄了。」

同時告知高祖赦免他所犯的罪名。賈高聞言，欣然問道：「我們國王真是出了監獄了麼？」泄公道：「真的。」泄公又道：「皇帝很器重你，所以連你的罪名，一概赦免。」賈高道：「我所以忍着這般痛苦，留着這一口氣，就是要替張王表明他沒有反意啊！現在張王已經釋放，我的責任已盡，從此脫離人世，我也毫無遺憾了！我對皇帝，到底有君臣之分，我得了殺君的名，又有什麼面目，再去稱臣？就是皇帝不問我的罪，我自己能夠不問問我的良心麼？」說罷，揚起頭來，盡力捏斷了喉嚨，即時殞命。

史記原注：「德解曰：章昭曰，說、咽也。」

## 批評

漢高祖是個皇帝，對張王無禮，其實這世人看不過，便要去殺他，替他主人出氣，氣概原是不凡。謀殺高祖不成，劍反架了張王，只圖以一死自了，豈非懦夫，無怪高祖要痛罵。

他受的酷刑，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，依然忍着痛苦，來替張王辯白；漢高祖何等英雄，對他也不能不拜服。做人有做人的責任，高祖說：「吾嘗已矣，」怎能夠使世上的人個個都懣懣這四個字？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渝第五版

(95478渝熟)

# 中華民族的人格一冊

渝版熟料紙

每冊定價國幣柒角

印刷裝點外另加運費

版權所  
翻印必  
究有

編著者 張元濟

發行人 王雲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

重慶市圖書館藏書  
第七五五號



11.11  
11-11